



正义与善良其实不曾远离

深感疲惫，摆脱疲惫的方法是扔掉精神再付之一笑。

于是人们变的对理想冷嘲热讽，官方的说教显得可笑，但是坚持公理正义也可笑……“但是权势是不在乎你嘲笑的，犬儒嘲笑权势，于权势无甚大碍；犬儒嘲笑抗争，却对抗争有大伤害，因为抗争的力量端在于道义，端在于赢得人们的支持和同情。”

另外一大部份的人们变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听到法轮功、退党就联想到政治，吓得赶紧回避，觉得自己过得好就好了，其它事情不要管。但是这样子的生活始终不可能真正“过得好”，一旦哪天这个暴虐无道、反复无常的政权决定要再拿人们开刀，好日子就烟消云散了。

学者徐贲这么形容：这种‘自由’是极有限度的，因为它是一种受制者的自由。因为统治者随时可能进行干涉，受制者不受干涉的限度是由统治者安排的。这种受制地位使得受制者即使在不相信统治者的情况下，也必须按统治者所定的规则玩假装相信的游戏。

没错，现在的中国人民苦啊！每天活着拼拼搏搏，但心里总也不安定。

但是，朋友啊，在不自由的环境里不要绝望忧伤…正义与善良其实不曾远离，只要你慢下从早到晚奔波不停脚步，仔细看、仔细听——

看！纸币上的真相讯息、微笑着对你发来的“神韵”光盘，还有天安门广场上一声声“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真善忍好！”伴随着一个个放下个人得失的修炼者高举着“真善忍”，演绎出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听！生活中不经间接到的电话、短讯、信件，或者就有几位祥和的法轮功学员亲身和你诉说着他们的故事、法轮功遭遇的迫害…

他们不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了自己，他们是为了把光明、把希望带给你。请你看、请你听，请你重新相信善良与纯真、道德与正义…再过不久，我们就将一起迎向光明的新世纪！◇ 文／李靖宇



法轮大法弘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明慧网】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创编的佛家修炼大法。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从而达到人心向善，身体健康，返本归真的高层境界。法轮大法自一九九二年传出以来，已使全世界上亿人身心受益，道德回升。目前，法轮功弘传于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法轮功书籍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法轮功在海外获得了二千多项褒奖与支持议案。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行动遍及世界五大洲，无论东方西方，他们不分国籍、种族、肤色，在各国、各地、各种场合，使用各种和平方法，利用机缘，持续不断、大面积地讲着真相，呼吁民众共同制止迫害。

正义之声

一位正义律师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时这样说：“各位法官、审判长、陪审员、公诉人，今天我站在这里，为坚守自己的信仰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我有充份的法律依据来维护他们的信仰，也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类的普世价值。他们所做的一切，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世人都是好事，有功而无过。然而，当法轮功被平反昭雪那一天来临，当你们站在被告席上时，还会有谁、用什么样的法律来为你们辩护？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退休教师几经牢狱 现被逼流离失所

今年 64 岁的李国芳，是云南省地质局文山州第二地质大队幼儿园退休教师，家住文山州地质队。李国芳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被单位人员骚扰，被“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和公安恶警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后被关入云南省女子劳教所、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受酷刑毒打折磨。如今，“保外就医”回家后，又遭单位、各级“六一零”、居委会威胁骚扰，李国芳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下面是李国芳自述遭受迫害的过程。

幸得大法妙回春

1997 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在这之前我的身体很不好，患有心脏病，颈椎、腰椎、胸椎骨质增生，每天可以不吃药，但不能不吃药。1997 年 6 月，我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修炼至今十五年时间，我没吃过一片药，没上过一次医院，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美好的人生。

做好人走正路，屡遭中共迫害

2000 年秋，我给一位朋友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她拿去反映给文山县公安局、文山州教育局。从此，我就被单位、当地公安、“六一零”的人作为“重点”，常以谈话、查询、做工作为由来家中骚扰。

2003 年 3 月 16 日下午，单位政工人员王翠蓉、刘美娟、何明领着文山州县六一零办及公安男女警察十多人来家敲门，以文山州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龙游为首砸烂大门破门而入，警察陶正武翻越门头小窗开门窜入内室后翻箱倒柜，老伴当场制止这种行为，称他们这种行为是土匪，警察就以妨碍执行公务为由将老伴按倒在地，戴上手铐。

这伙人在家里翻出法轮功书籍、真相传单，又拍照又录像，之后就将我绑架到警车上，送到文山戒毒所。一到戒毒所我就遭到毒打，还被扒去衣裤纽扣、拉链，关押在戒毒所的地下室，地下室是二十多人挤在一间屋里，狭窄阴暗潮湿，无垫无盖，蛆虫乱爬。

我在戒毒所的 20 天，以绝食抵制迫害，到了 4 月 6 日早晨，警察冉龙泉骗我说送我回家，叫我收拾东西。因我绝食 20 天，身体虚弱无力，警察叫人扶着我走出戒毒所，没有送我回家，却直接开车将我送到昆明市大板桥女子劳教所，罪名是长期修炼法轮功，对抗国家法律，以此对我非法劳教三年，时间从 2003 年至 2006 年。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单位扣发了我的退休养老金。

在劳教所我不“转化”，警察就指使包夹对我毒打，甚至天天毒打，队长李弘叫包夹出力使劲打，打死白打死。包夹在警察的唆使下更加下毒手，打头部、打太阳穴。

毒打成了包夹学员的娱乐，甚至变着花样的毒打，还起出名字来：推着我的头撞墙叫撞钟，脚踹我的腰身叫蛇缠腰，故意推我滚楼梯叫滚坡，提着手脚向地上扔叫放飞毯，单间关门群殴毒打叫小号娱乐，撕烂衣裤、扒掉上衣故意羞辱等等，为所欲为。



我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太太，如何经的起这般折腾，在这种非人的虐待下，我全身浮肿，行动迟缓，走路趔趄。我找管教杨青说理，管教说：“我们没看见谁打你！”其实在小号关门毒打时，管教李弘、白锡莲亲临现场。

劳教所认为我不但不“转化”，还影响其他人，就决定让我回家，我于 2004 年腊月三十回到家中，除夕夜与家人团聚。

2008 年 3 月的一个下午，我给文山州制药厂退休的书记李贵密讲真相，被李贵密诬告到文山州南桥派出所，并由李贵密领着警察将我绑架。2008 年 8 月 14 日文山法院对我非法判刑七年。

臭名昭著的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对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我到女二监的当天警察谢玲叫罪犯按倒我，狱医赵萍强行灌药打针，之后两个包夹将破坏大脑神经的药物秘密拌在我的饭食中，时间一长，我出现头晕、头疼、眼花、神经呆滞等症状，而且人像变形。

狱警还强迫我坐小板凳，我不坐，包夹犯人就按下去强迫我坐，我又站起来，反反复复多次后，警察谢玲就叫包夹犯人换来一个人造革的高凳子，我也不坐，之后又换了个木高凳，逼迫我从早上六点半坐到晚上十一点半。一日三餐由包夹端来，上厕所一天只能三次，不能超过，长时间

坐凳子使我臀部生出褥疮，还化脓出血，但仍要端坐，否则包夹非打即骂。长期坐凳子使我身体变形，身体摧残到无以复加。

2009 年 1 月 9 日，监区长梁洁通知我收拾东西，保外就医。

由于迫害不断，我不得不离家流离失所。

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普世人皆知的权利，也就是说修炼法轮功不但是合法的，而且法轮功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遭受迫害天理不容。今天人类社会道德下滑，黄赌毒泛滥，贪官污吏遍及整个社会，这些在法轮功的群体中看不到。法轮功学员修善的行为客观上提升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下去的最珍贵的东西——道德。

法轮功在十三年的反迫害中，就是讲自己被迫害的真相。如果没有中共对法轮功一面倒的打压和诽谤，法轮功学员根本用不着去讲真相。正因为共产党违背信仰自由的法律规定、利用一面倒的宣传工具造假、堵截一切正常上访的路、用各次运动中积累起来的整人手段、用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才会去讲真相，将中共这些见不得人的行为公诸于世。

谁在违反法律实施？谁在制造社会不稳定？是共产邪党。是它在祸乱中华、是它在迫害好人、是它在颠倒黑白，没有共产党的时代中国人民会更好的生活。不要在红尘中迷住了双眼、不要让眼前的利益和权势泯灭了良知。人们也看到了，中共从 99 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各地天灾人祸不断。明白的人知道是“天警世人”，于是纷纷脱离邪党组织以保平安。截止 2012 年 8 月 4 日，已经有一亿二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退党、退团、退队）。

在迫害仍然持续的今天，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积蓄无条件地向中国人讲清真相，并不是为了人们的回报。我们所期盼的，是更多人良心的苏醒。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